

左文襄公年譜

左文襄公年譜卷六

同治十年辛未公六十歲

正月劉錦棠選各堡壯丁千八百名爲義勇分置各營以次編籍餘眾戶口時馬耀邦已繳馬械訖旋於堡中復搜獲所匿洋槍千餘杆於是按問馬化灤父子傳教交通外間各陰事皆堅不肯承王午取馬化灤父子親屬十三人處以極刑誅兇黨已授僞官者凡八十餘人夷其堡城遷堡中老弱一萬二千餘人於固原州其客民及被脅甘回三千餘人則遂之平涼於時前所遷陝回亦至公遣馮邦棟相度化平川按戶分配地畝窯屋給牲畜籽種督其耕墾又以回俗崇奉所

教胥聽命回目敎中所稱阿渾和卓者也迺於編審戶口令
十戶設長百戶設百家長俾相鈐束而奏設化平川廳通判
都司各官董之以散其回目之勢既定迺取訊馬化灘及其
同黨穆生花眷屬悉得其傳敎本末爲分別擬罪而疏請禁
絕新敎按原疏云鬻回民以西戎族類雜居中土自古已然
載籍詳矣就回民自數之典言之祖曰阿丹生於天
方之野產七十二胎每胎男一女一自爲夫婦至爾撒而其
敎始興又六百年宦隋開皇中有穆罕默德者生而神靈闢
明清真之敎回眾翕然從之其敎始盛今回民稱天方敎自
稱曰穆民以尊穆罕默德故也又曰膜民以阿丹初生之祖
言也其書有天經一部回族稱爲穆罕默德所受之天書又
天方性理天方經典兩部則明代金陵回人劉智所撰皆發
揮天經遺意以華人文字潤色之其敎以議主爲宗旨似儒
者所言明心見性以敬事爲工夫似儒者所言制外養中其
敎規所謂天道者五一日唸謂誦經一日禮謂報恩一日齋
謂絕物一日課謂忘己一日朝謂歸真所謂人事者五謂倫

常之理。七日一禮拜亦與泰西各國同。蓋其原本出於天主耶。而時雖以佛氏之說稱華人爲大教。自稱小教。非如奇
哀詭異之流。專以句結爲事。媚誘爲能也。是故雜處中國千
數百年。婚姻未通俗尚各別。傳習不同。而未嘗敢萌他志。歷
代任其翔泳區宇之內。謾禁無聞。我朝錄其人。本準其仕
進乾隆年間。兩江督撫臣奏。回教不宜留於中國。高宗
純皇帝特加訓飭。聖謨洋洋足爲百世法。乾隆四十六
年逆回馬明心蘇四十三。由西域歸詐稱得天方不傳之祕。
創立新教。煽惑愚回。謀爲不軌。四十九年。田五繼之。大軍先
後致討。罪人斯得然。其根株未能淨絕也。嘉慶年間。有穆阿
渾者。與首逆馬化瀆之父馬二復。以新教私相傳授。至馬化
瀆而其教漸張。復託名經商。到處煽惑。民行其邪教。近據
各賊供。京師齊化門。直隸天津及黑龍江。吉林之寬城子。
山西之包頭。湖北漢口等處。均有新教徒。在彼傳教。其傳
教之人。曰海裏飛。如內地之稱經師。曰滿拉。如內地之稱蒙
師。而品望皆在阿訇之次。馬化瀆則自稱總大阿訇也。其教
規大略與回同。老教亦同。惟老教誦經則合掌向上。新教則
兩掌向上而不合。老教端坐誦經。新教則霧誦。咿嚙頭搖而
無關。彼教甚重。然新教之所以必宜斷絕者。爲其自託神靈。

妄言禱福行爲詭僻足以誘惑愚回俾令甘心役使同陷大逆而不知加以顯戮而不悔一如白蓮清香無爲圓頓諸邪教之足以釀亂階而禍天下也臣於金積各犯解訊時細心推鞫有供捕馬化瀝能知未來事者如遠客來訪必預知同伴多寡之數從前官軍攻勦甯寧馬化瀝父子兄弟悉眾抗拒預言官軍將退回民無事之類有供稱馬化瀝時有靈異療病則愈求嗣則得之類有供稱馬化瀝於投入新教之人向其自陳過犯罰撻皮鞭代爲懺悔即可免罪之類回性多疑善詐異於常人然一經新教蠱惑即如醉如癡牢不可破方金積長圍久合時陝甘各回飢困殊常至殺人以食而馬化瀝父子兄弟藏有餘粟無敢竊議之者迨局勢危迫至極猶且互相寬慰謂總大阿訇必有保全之法馬化瀝詣營求撫意在一身塞咎見好諸回而諸回目瞪瞢看視者日凡數輩見馬化瀝輒雙膝齊跪不呼之起不敢起如非迷惑陷溺之深豈能至此茲幸誅夷遷徙異患可冀未除惟新教傳染已廣回民聚集之處率有傳習新教之人不及時嚴加禁絕仍慮歷時稍久故智復萌不逞之徒時思竊發又將重煩兵力也除已獲海裏飛阿訇諸逆穆四穆五馬承祺牛占元牛占寬等業經訊明懲處未獲之金師傅馬篆鮮二犯容行各省一律捕治外一面出示曉諭所屬各府廳州縣回民嚴禁

傳習新教其從前誤被新教迷惑之人概準自首悔教免其治罪庶幾漸趨覺路永拔迷津新教絕而回族安閑隴可保百年無事也由是靈南悉定書牘卷十一答王孝鳳太常書云金第三案馬化隆父子兄弟兇狡異於馬明心蘇四十三田其勢熾於石峰堡百倍若不及時撲滅禍患何可勝言擬摩石空同以志歲月尙未遑也又答王子壽比部書云隴事艱阻萬分先攻金積尤非時局所許一年之閒連喪大將人之心震駭謠諑繁興幸將士用命得將渠族殲夷餘眾遷徙固始願所不及惟天方新教傳染既多隴右湟中尤須銷治迺竟全功正恐衰朽餘年未能了此耳自我徂西一切方略均出自襄智之餘舊病陳方堅確不易幸而克添子之功也蒙敢請尸之嘗歎近世士大夫如市醫售藥脈候病源舉不復問襄武錢既滿器然而歸顧安知人生實難乎賦所窟穴唐之靈及期月南取渭源狄道北定靈肅喋血苦戰無間寒暑僕十餘年剃髮平捻所部傷亡之多無逾此役者雖才智純拙拮据未遑顧齒之搖者脫髮之蒼者素矣而論者每議其老師

行兵於人煙闐絕之地轉餉千數百里勞耗不可言殲而論者每譏其糜餉此固勞人志士所不敢辭者行年六十自嗟來日無多不能爲國家卒扞西徼恐一旦盜先朝露與世之汶汶者同實讒慝之口願吾子卒有以雪之名山著述或

勝國門耶

上論次諸將士功

賞加公一騎都尉世職公疏請以已封追獎劉松山

按疏略云臣無橫草之功

而受賞忝附分茅之後實覺愧負前驅將士無以策後效而勵將來伏念提督劉松山自秦晉轉戰燕齊返旆復逾千數百里淨埽數十萬匪徒力攻四百餘賊窟英銳忠勇絕少比倫不幸倉卒爲飛礮所中猶以金積未平屬所部努力報國并飭將遺骸墓葬吳忠堡必俟事平歸骨昨劉錦棠接得當時謀害劉松山逆賊馬天傑極刑處死瀝血以祭劉松山之靈三軍雨泣臣提訊解到回眾均稱劉帥亡後堡中夜鼴時聞戈馬之聲如怒潮湧至賊中每疑官軍夜襲不敢解衣就臥而上年十一月十六夜平涼城外忽聞大聲嗚嗚山谷響應守城將士疑爲狼嗥比縋城出視了無所見臣時徘徊

徊帳中覺其有異後得諸軍馳報是日馬化龍就擒矣然則前史所載殺魄忠魂時露臺異未得盡屬虛語也臣與劉松山共事有年知其行軍律已實一時名將而一片忠愛之忱出於至性則古人實無以加每一追思悲痛不能自己合無仰懇天恩將賞加微臣騎都尉世職追賞劉松山令其嗣子繼承襲則盛典不虛前敵諸軍益知所感而微臣亦免忝竊

之議

詔不允而賜松山祭一壇是月范銘叛卒降誅首逆尤政芝安桐貞編其眾五千餘人分配各軍其裏脅難民萬餘人安置岷州畱軍鎮撫之初范銘軍叛言者爭咎周開錫激變事定公奏曰臣度隴之初見隴事敗壞至極無從措手然兵事有緩急賊勢有輕重決意取遠勢進兵北路就近援南路而自率親兵駐中路以策應南北兩路惟南路諸軍本不足恃欲從

新布置既苦欠餉過久撤遣無資且甘軍士客混雜皆有家
室之累縱籌撤遣之資必到手花銷仍羈異鄉貽地方他日
之患適周開錫由閩來營見臣當食而歎自請赴南路一行
臣迺令點驗各軍汰虛額成營併歸總統兼理地方釐稅錢
糧諸務其間驕軍悍卒之囂凌同事之牽掣皆所不免周開
錫守意自如迺復渭源狄道開屯田勸耕墾減陋規定津貼
鞏秦之間民用大和言者謂鞏秦完善之區自周開錫總南
路諸軍既不能禦外務又激變范銘之勇致長賊燄臣未見
原奏不敢多辨然南路軍務地方已有起色臣迭次所奏甚
詳范銘之變非由周開錫激成難逃

聖明洞鑒是非仍可覆按也

書牘卷十一 是年答王孝鳳書云南

撥其徒眾數千於各營事亦大定甘肅遠逃淵藪一清論者不料其了結之速動以危詞歸咎於周受三朝廷屢以詰責不得不據實上陳以明

國是而釋羣疑外臣任事之難如此前虛九台有云不肖十分精神以七分料理世故三分難敵若得其半用之計

聽於事亦濟念之慨然

周開錫欲遂告歸公曰甘南事已據

實陳明上動

天鑑此時遂爲徑達近於激切爭勝於事體非宜且違區區盡其

在我不求諒於人之素俟事定效立

國事粗安臣心稍盡庶可斂手以避賢路耳每維四序以成功而退天道且然一身位置無難心迹灑脫其於知進知退之義益有合也二月河州回千餘人乘官軍方勦叛卒復從安

定出掠通渭秦安清水西和禮縣各境楊世俊張仲春擊破之而固原東西兩山土匪及敗竄回寇多者百騎少者數十騎投閭四出魏光瀛周紹濂各軍日夕馳逐屢有斬獲比合軍追勦則散走山谷還屯輒復出掠以爲常其逸走者又往往合河州回肆擾南路三月擾及兩當徽縣秦安別黨竄甯遠伏羌李輝武楊世俊田連芳分道遮擊寇由通渭散走會甯四月金順張曜軍破納家寨周開錫遣軍破階州縉匪屯於時公方日夜籌糧運進規河州分督各軍清中南路餘寇自回亂以來河州尤成異壤蘭州東行驛道已久不通迺檄劉明鐙軍自馬盤監進安定徐文秀軍由靜甯進會甯以次

製造船橋渡洮修治蘭州大道以利輓運輸軍資火藥儲之
靜甯言者以河回時復入擾疑公按兵不進益張皇賊勢入
告

上數加詰問公奏曰竊維鹽固東西兩山及甘南一路賊蹤飄忽
官軍屢次勦辦擒斬賊目多名經臣據實陳明

諭旨垂詢各節多與陝甘交界州縣探報略同而各軍營稟報有
合有不合河回股數甚多近未嘗舉種入犯其入犯者多甯
靈鹽固及各屬敗殘土回之遷徙河州者人數零雜并無大
股其入犯也必從洮河下游渡洮船小溜急雖有大股亦難
徑渡且賊所以能逞其飄忽狎至之技者正以人少故選擇

靈若多至數千復盤踞一處則官軍合力尙易爲功如果三千賊騎盤踞甯遠鞏秦豈無急報何以兼旬之久臣處迄無所聞大抵軍事探報惟距賊較近各營尙有可信若州縣營汛則皆塘兵差役道聽塗說數十百里捕風捉影之談毫不足據至隔省所得傳鈔探報又事後捕風捉影之談毫不足也前此劉典因西北兩路探報傳聞異詞卽其明證臣雖隨時一次范銘叛卒各處探報傳聞異詞卽其明證臣雖隨時一一陳明至今仍可覆按尤賴

朝廷主之於上浮詞無能熒惑

聖聰臣得壹意仔肩支全隴敗壞殘局不致因多所顧忌易其初

心然曾參殺人慈母投杼樂羊敗敵謗書盈篋古已有之臣
固不敢援以自解竊謂軍事尙質實忌虛浮虛浮之弊起於
訛誤者有之起於意見者有之臣忝預兵事十有餘年敗仗
則報在人先勝仗則報在人後已經戡定地方從無大股竄
踞重煩兵力之事蓋愚拙之效可覩如此至進規河州之舉
見時遞運三箇月糧料草束尙未竣事若急於前進則隨運
隨耗後無可繼之糧河州夏收約在六月底秋收約在七八
月若急於前進則未及成熟前無可因之糧非穩著也又洮
河深淺廣狹隨處不同而溜勢湍急與黃河無異由狄道安
定隴西進兵每路皆須造船架橋所需器具亂後人物凋殘

勢難咄嗟立辦而鹽固東西兩山餘匪及甘南一帶游氛均應及時逐加料理以免後顧之虞防軍未遂之先無旬日不有戰事亦非坐食虛糜可比察看近日軍情并未稍涉驕惰臣亦不敢因

聖明詰責之嚴故爲諉謝也是月設書局西安刊刻經籍

批札是年札鄂

陝糧臺云陝甘回變以來古籍銷亡誦習久廢亟應刊刻六經散布府廳州縣其刊印經費均由陝西藩司於本大臣養廉項下撥付

五月周開錫卒於軍劉錦棠率湘軍南旋更募於時

金運昌軍調駐繻金迺畱湘軍五千人以提督蕭章開領之

屯靈州六月竄河州回潛至半角城誘米包山降回由西山

東竄雷正綰黃鼎自靈州旋師會周紹濂軍敗之苦泉并悉

殲其眾同時楊世俊破鞏昌回於秦州境張仲春平岷州竄
同洪惟善平階州船匪初清水降回李德昌自請至河州議
撫公諭以聽其自投毋招致會聞河西用兵議久未決及是
公以後路漸清議壹意進兵奏曰甘肅回亂雖由陝回搆衅
牽連而起實則新教久懷不軌無陝回牽連亦不能保其不
變適因漢回結怨得所藉口以迫脅其族類其變迺益速時
值東南兵事方殷重兵鉅餉難於分布不得不勉事羈縻而
玉關內外竟無完土茲幸

皇威震疊金積蕩平陝回窘蹙歸誠又經畫地安插
朝廷仁育義正之懷天下共喻此時而言招撫固可省兵力而赴

戎機但以地勢言之。河州西甯卽漢唐河湟故地爲歷代戰爭之場。蘭州東西南三面均緊連河州。河州賊氛不靖。蘭州不能解嚴。以賊勢言之。河間嗜利輕生性喜剽掠無事時。卽常騎馬遠出鈔掠變亂十年未受懲創更無畏忌。此等嗜亂之民非創鉅痛深固難望其永久帖服也。見在甯夏平涼慶陽涇州鞏昌秦州階州各屬大致實已肅清。賑撫耕墾安插遷徙兵屯民屯善後諸務實已具有端緒。雖中衛鹽固一帶時有游匪出沒。不常甘南之徽兩西禮等縣亦時有伏匪伺刦糧運然統計不過數起人馬多者不過數百少僅數十而已。候隱候見如蟲蝨著體殊費爬搔然固無能爲害。見擬令

黃鼎雷正綰魏光鼐等各營自中衛至平涼扼要分駐其南路徽兩一帶加派殷華廷馬隊護運搜緝游匪一面慎選地方官會同各防營嚴密掩捕以淨根株而重後路據各路稟報浮橋渡船已辦各屬芻糧軍用粗備道路修治已平迺檄各將領尅期會師而前進規河州記名提督涼州鎮總兵傅先宗率所部馬步由狄道進以其半渡洮而西修立堅壘以其半駐洮東岸爲中路記名提督楊世俊率所部馬步隊及提督張仲春宗岳馬步隊取道南關坪進峽城爲左路記名提督劉明鑑由馬盤監進紅土窯由紅土窯進安定縣埽除零匪以提康家巖之要記名提督徐文秀由靜寧州進會甯

繼之爲右路。族中路渡洮之師修壘畢，左右兩路迺渡洮繼進其岷州及洮州廳地居河州西南山徑叢雜以五營分駐兩城調番勇守隘口相機防禦。統歸楊世俊調遣會甯西北安定東北均接靖遠縣地境當北竄之衝檄黃鼎分所部步隊八營益以副將桂錫楨馬隊三營歸記名提督徐占彪統領由中衛進靖遠南接會甯安定游匪西顧蘭州臣族諸路布置略定卽率親兵由隆德赴靜寧安定督禦。族河州大定迺圖西甯也。西甯逆首馬尕三已於三月自伏冥誅陝回崔三禹得彥白彥虎等近時兇燄頗形消阻至甘州涼州肅州本無大股耐戰之賊惟未覩兵威遂爾時形倨彊如果鋤其

桀黠寬其良愿辦理悉當人心則勦足令其畏撫足令其懷

自可永期安謐臣惟殫誠盡瘁慎以圖之七月各軍分道前

進調魏光臺軍遂屯固原迤北至平涼庚子公由平涼進駐

靜甯

按公集有祭宋三將軍祠文三將軍吳玠吳璘劉琦皆靜甯人祠在州城東蓋卽此時之事

同時復

有伊犁之變初西南回民妥明以新教游關外同治三年乘

陝甘漢回構變倡亂據烏魯木齊戕都統提督遣黨分踞古

牧地瑪納斯吐魯番各城會俄羅斯滅教罕所部安集延獨

免喀什噶爾奸回金相印導其酋帕夏闖入邊城遂盡陷南

路八城北路回時亦攻陷伊犁

按西國近事彙編當時回據烏魯木齊者爲東干尼族叛

克蘭西族攻伊犁者爲帕夏旣據有回部再以兵攻妥明妥明乞降帕

夏仍使守烏城別以甘回馬仲爲阿奇木監之迪化團軍將徐學功起兵斬馬仲其子馬人得復襲僞職與妥明積不相能復糾安集延兵攻妥明妥明走臥瑪納斯城時當同治九年帖夏遂於各城征收地稅令回漢易服效其國俗由是新疆全境悉失至是年五月俄羅斯以回數擾其邊境遽以兵逐回取伊犁西國近事彙編時俄鎮邊將軍孜曼甫以克族掠俄界牛羊二萬餘頭又耶各伯克已據喀什噶爾有併吞北路之志迺以兵入伊犁與僞蘇里丹戰於阿凌渡敗降之據其城捷聞俄廷責以背約弄兵也按耶克伯克西人亦稱俄吉柏卽安集延酋帖夏也且聲言將代取烏魯木齊於時烏魯木齊提督成祿久屯肅州高臺不敢進

詔榮全署伊犁將軍收伊犁趣成祿率所部出關會都統景廉軍

規烏魯木齊劉銘傳率淮軍自陝西道肅州繼進

詔公分軍進駐青州公調徐占彪靖遠軍六千人自涼計赴肅州

奏言隴中局勢自宜先規河湟杜其紛竄然後壹意西指分

扼玉闕斷其去路迺策全功此時興師遠舉尚非穩著然當

彊鄰覬覦狡然思逞之時固未可拘執

書牘是年與劉毅齋
書云知早抵里門忠

汗協平河西事定正擬調徐提督占彪由蘭西向會攻河湟

忽奉密諭以俄羅斯代復伊犁廷旨令成提督出閼會

景都護規烏塞敕弟派勁旅赴肅扼嘉峪關已覆奏派徐占

彪馬步十二營前往恐到肅後必責其出關則甘都肅州回

氛偏地無人收拾且俄人侵占黑龍江北地形勢日迫茲復

窺吾西陲蓄謀既久發機又速不能不急爲之備閼下假期

將滿希卽挑募數千於九月率以西行弟本擬河湟收復後

乞病還期今既有此變西顧正朕斷難遽萌退志當與此虜

周旋急舉替人爲異時計想閼下當知我心耳又貽總理衙門書曰竊維俄人旣稱

代爲收復一時似難遽起衅端榮俟此去彼自將以索兵費
爲要挾之計如所欲無多彼此明定地界永不相犯自可權
宜允許俾其無所藉口若志在久踞多索兵費故意與我爲
難此時曲意允許後難踐諾彼翻得有所藉口以啟兵端縱
此時收復伊犁仍慮非復我有也俄最稱彊大其國境東西
廣於中國南北較中國稍短又偏於北方寒凝之氣多和煦
之氣少其生齒蕃滋不如中國人文亦遜焉其戰陳與秦西
各國大略相同火器亦復相似見在隴右兵事方殷固難舍
近圖遠卽令河湟甘涼肅一律肅清苟非聳端自彼先開亦
未可橫挑肇畔蓋彼已之勢均而我

國家當多難之餘如大病乍蘇不禁客感也如天之福事可速了卽宜妙簡邊才錯落布置靜以圖之若此計不謬彼方思逞則宜收斂固嵩以收節短勢險之效越句踐於吳先屈意下之漢文之於南粵卑詞畏之反弱爲彊訛以求伸此智謀之士所優爲黃老之術所以通於兵也古云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圖自彊者必不輕試其鋒不其然乎按是年日本始請規公是書又有云洋人雖多巧詐亦知愛好如得其情駁之未嘗不可去其毒而取其益東洋素彊近更學習造船製器諸事聞其拔西洋例請通商似可照準不須多所裁抑據諸侯則天下畏與其合怨而終不受制曷若樹德而先爲之所想朝廷自於時西征協餉各省闕積欠至一千二百萬兩有權衡也

公自平涼啟行上奏曰臣軍餉事來源日減銷路日增而兵

事則局勢愈寬待用愈急軍士應得之餉銀緩發或無異詞
惟糧食鹽菜衣袴巾履醫藥則生人日用所需決難斷缺非
時其緩急源源支給慈父且不能保其子將帥安能蓄其士
卒哉且陝甘頻年兵燹子遺僅存往往數百數十里人煙斷
絕新復之地非俵給牛種賑糧則垂斃之民勢將盡墳溝壑
各省克復一郡縣收一處丁糧釐稅甘肅克復一郡縣卽發
一處牛種賑糧非是則有土無民

朝廷亦安用此疆土他如城池宜修地方宜設官采糧轉運軍裝
宜設局已撫回民宜給賑所有薪俸經費賑務師行一處卽
增一處之需而皆仰給於臣臣不敢列款上請不得不於軍

餉挹注早爲補救甘肅局勢雖有轉機而臣憂慮方深正以
協餉不時至必將有不能敷衍之勢伏懇

天恩申諭各督撫關差按照欠數力籌新舊并解以濟急需而措
危局先是鹽固甯靈敗寇及鞏昌土回皆寄屯累重河州而
身出剽掠自狄道渭源既復諸寇東出必繞由洮河三甲集
渡東岸康家巖出金縣安定會甯然後分起四竄而安定爲
其衝要八月庚申公取道會甯至安定集諸軍圖先取康家
巖遣徐文秀劉明燈兩軍由安定分道搜伏而進期驅賊併
歸康家巖殲之丙寅徐文秀進好麥川遇寇騎二千敗之追
至沙合嶺次日冒雪而前戊辰踰馬寒山己巳出東溝徑薄

寇卡破之其日劉明鐙軍出新田鋪亦破新巖孫家兩堡寇併入康家大堡方會師合圍寇遂棄堡向洮河狂竄官軍蹙之斃寇無數遂據各堡立營而對岸十里爲三甲第三甲集西爲太子寺迤西稍北爲大東鄉寇皆以悍黨據之爲河州門戶公以自康家巖渡岸峻澗急又濱岸鄧家灣邊家灣堅壘拒守急切不得渡迺檄中左路軍自狄道支浮橋先濟庚辰傅先宗楊世俊各軍畢渡分營西坪三義河而遣游擊何建威扼陳山坪規三甲集寇拒高家集紅莊胭脂山而於黑山頭大坪山瓦堅壘以護三甲集九月乙巳會攻高家集破其八壘乘勝下紅莊吉家山各堡斃寇二千餘人劉明鐙徐

文秀銳由康家屢西渡副將眭金城喻有才等以首數人已
轟裂隔岸礮臺一牽船急濟卒以滔急不得徑渡徐文秀適
請繞出北道渡洮趨黑山頭以橫擣三甲集公深然其計旋
以黑山寇壘盛官軍仰攻須時日而上流軍單恐寇乘虛偷
渡止之其時王德榜朱明亮至公軍總營務公令率二千人
自狄道渡洮會楊世俊趨入羊溝而戒徐文秀劉明鐸具浮
橋俟軍出八羊溝卽列隊東岸以渡是月雷正綰軍連破鹽
固逸寇寇目馬彥漋等自洪濟橋竄入河州殷華廷田連考
各軍亦捕徽成餘寇悉平之十月戊午朔王德榜朱明亮渡
洮覘地勢獨據石鼓墩可左攻黑山頭右扼邊家灣壬戌凌

晨督軍築二壘其上比明寇悉來攻而東岸徐文秀見官軍已據石鼓墩急支橋截流渡寇遽撤圍赴邊家灣助守朱明輝軍自石鼓墩山壓下立破邊家灣壘徐文秀劉明鑑遂遁屯西岸甲子傅先宗軍攻黑山頭徐文秀等攻鄧家瀆寇萬餘自三甲集來援徐文秀分軍拒援寇而攻壘益急至晡時破之援寇遂大潰於是馬隊沿岸埽盪步軍上山躡追自鄧家灣至三甲集傍近堡寨悉破平之傅先宗軍亦破黑山頭寇屯追逐數十里斬獲甚眾乙丑傅先宗進屯三甲集後遣敖天印王銘忠迭破集西莊堡王德榜等軍自黑山南進三甲集前楊世俊亦破胭脂三川各屯來會丙寅大舉進攻

回眾憑牆拒守礮石雨下各軍冒險猱升自卯至未周麾而
登斃寇數千馬占鼈奪門遁遂平三甲集合軍進犯大東鄉
距山口甘坪大貝坪互寇壘數十已巳各軍分道猛攻悉下
之辛未會攻大東鄉守山口寇望風退留敖天印屯谷口爲
援應各軍以次進行二十里伏寇四山橫出官軍下馬持短
兵拒戰敖天印聞警疾循谷口入夾擊各軍迺引出十一月
寇益增壘董家山謝家坪而獻良馬乞緩師各軍將拒之己
亥至辛酉迭破謝家坪堡寨五十餘而謝家坪迤東董家山
寇壘林立公以大東鄉周百餘里又出山險狹議先攻太子
寺分寇勢而董家山西接太子寺北蔽大東鄉必先下之辛

亥乘寇窺謝家坪營壘官軍奮擊奪據山腰傅先宗等分道

銳進寇倉卒悉踰山遁徐文秀趨寨壘其上太子寺徑路以通太子寺爲河州要隘向時常駐州判於此馬占龍見官軍

日偏益招循化撒拉各回環濬長濠以守又乘徐占彪軍赴

肅州洮東空虛數嗾黨眾越古城沙泥站劫糧運

書牘卷十
一 是年與

楊石泉書云近日饑餉日遠前敵諸軍既須轉戰又須負糧往往不能速赴戎機而抱罕一種於孩提時卽習爲盜賊長卽結伴遠游名爲經商實則行刦承平時燕豫齊響馬及近日馬賊皆此輩爲之最善伏路鈔掠故駄運糧料非有隊伍將均恐去公調靈州防軍董福祥慶陽屯軍張福齊徐萬福之不速也

策進掘洮水以東是月徐占彪軍至高臺遮擊崔偉禹白等

眾敗之清水寇繞由關外走還西南於時肅州阻亂十年同
酋馬文祿已就撫聞用兵關外復據城叛徐占彪議先進軍
州南紅水壩遏其南竄十二月壬戌徐文秀奪太子寺長濠
癸亥進攻寺北大紅莊不能下丁卯傅先宗軍改由南山進
攻甫及山半悍寇萬人出鈔戰逾四曉楊世俊所部斬其酋
寇始敗退寇復於寨外濱深濠又南由瓦房山迄塌馬池折
抵黑山築壘數十圖斷狄道糧運公切責前敵諸將戊子寇
分擣各營屯力戰擊卻之公以河州三面距循化洮岷番界
遣人招集番部練圍守隘以土司楊元領之元宋名將楊業
之後也是年設製造局蘭州以總兵賴長領其事

書稿卷十四甲

成復總理衙門書云此間設製造局能自造銅冒大小開花子能仿造布國螺絲礮及後膛七管槍近令改中國舊有劈山礮廣東無設擡槍用合腔開花子劈山架改用雞腳又無教擡槍改用一人施放選用甯波及閩粵工匠製造以總兵賴長督之飭副將崇志教練本標演習俾製器之人知用器之法用器之人通製器之意向劈山用十三人今祇用五人向無設擡槍三人曾放二杆今一人放一杆且更便捷蓋欲參中西之法而用其長統未能如西人之精致而其利足以相當果能得地勢用教練之將弁帶習練之兵工其制勝確有把握非美觀不適用空言無實用者比也又按書牘卷二十二己卯與楊石泉書云從前俄人索思諾福斯齊來蘭每誇其大器之精良係語以新設製造局亦能製槍礮與費國及布洛斯相近渠笑而不答迺使人導視歸後詢以何如索使及同來諸人齊聲贊好惟詫誠質精瑩意必西洋購來比告以係土產以爲大奇其於賴鎮則數數目之大礮開花子攻克衢州卽得其助用開花子至二千四百餘枝若非當時設局自造必至匮乏不能應手

十月公六十生辰有

旨賞勳奉

御書旂常懋績及尙方珍物之賜

同治十一年壬申公六十一歲

正月己丑寇於新路坡互傅軍築三壘而據爛泥溝莊壘爲犄角狹道糧運中梗庚寅傅先宗攻壘未下辛卯會楊世俊分三路進擊拔其木柵寇槍礮迸發傷者甚眾傅先宗奮前執大旗先登中飛礮墮于陳寇乘之大進楊世俊力戰引退壬辰徐文秀聞警馳援拔爛泥溝莊壘傅軍以失統將退黨川鋪顧糧道而楊世俊軍石梁坡勢單寇攻益急迺亦退屯徐文秀以東西軍悉解圍去慮大東鄉寇乘虛犯董家山令所部回屯而畱親軍助守各營丙申大風揚沙寇乘勢攻傅

軍徐文秀敗之抵暮寇大至兩營先棄壘遁各營隨之皆潰
徐文秀憤甚獨以三百人力戰身被數創歿之弁勇同殉者
百四十人公聞報馳使令沈玉遂接統其軍以王德榜統傅
先宗軍誅傅軍將弁先潰者六人檄各軍益進屯馬占鼈見
官軍深入少挫復振又聞西甯客土回歸順去路已絕迺遣
回目馬俊等詣軍願繳馬械就撫先是陝回崔偉禹得彥白
彥虎據西甯大小南川因陳林等求撫公遣馮邦棟與陳林
赴西甯覘之時馬尕三已前死馬永福爲回目亦願歸誠及
是馮邦棟率馬桂源至安定白公馬桂源者循化廳土回前
玉通以之署西甯知府者也馬桂源具言過河州偵馬占鼈

就撫非僞會公所遣赴河州降回馬壽清亦還報回目皆頂

經誓不反覆於是公令馬桂源與馮邦棟還西甯議撫事而以次收河回所繳馬三千匹槍矛六千餘件馬占鼈等復遣

其子弟至安定獻馬受約束公悉縱之歸令按繳馬械

書牘卷十

二年與陳舫仙書云河州呈繳馬械不能卽保其必不復反然辦撫不能不從此處下手伊輩之就撫與不就撫全在其心之誠僞無從窺測亦不能不就馬械之悉數呈繳與否觀之弟之所以斷對於此者亦謂此著微得透徹總可保數年無事數年中得好官撫綏敷諭潛遙默化或能永遠相安耳

母踏金積堡故轍而仍飭前

敵各軍分隘屯結及時就地耕墾

書牘是年與陳舫仙書云老湘董字紫康嚴張福齊

紫沙泥遜北李佑清回紮金縣遜南一切均成片段計撫局亦可速成惟欲求數百年無事則不能求速仍須從容次第爲之馬械械盡遣員赴四鄉查驗發門牌立十家百家長散其黨收其械乃久遠之圖也由康嚴對河至三甲集須飭

各營屯種作爲兵屯不但形勢宜占平川宜占且可安插撫民各營宜飭種菜種粟糜雜糧將來由官給價收糧均爲有益此乃今要矢河州從教之民宜勒令改漢將來卽以兵屯之地與之

陝回馬生彥馮君祿等

亦請俟收莊稼迺遷徙許之

書牘是年與陳船仙書云陝回之就撫自在意中惟人數多至

一萬有奇安插殊爲費事渠意欲俟至收割後聽候遷徙似宜允之旣種有莊稼在河州卽令其將來作價交與官軍兌收候由安插地方購運對撥彼可免搬運之累官司亦免賑糧之煩未嘗不兩便也又聞陝回所虜良民子女頗多須先說明盡行釋放如有求同本籍者不準措畱其不知籍貫及無家可歸者聽之可也如此則人數可少而漢種不至久淪於回分起安插近大路不可隔大路太遠又不可且安插之始購運賑糧實爲勞費至從教漢民則有官軍處便可安頓百姓亦不嫌之較爲易易也

前竄鹽固寇以河回受撫復潛竄北路中衛定遠雷正綰蕭章開先後追擊破之而餘黨逸走中南路窺劫糧運仍復不

絕官軍往來接擊久迺破散二月徐占彪軍進紅水壩距肅

州城三十里擊距險寇數千走之甲午奏逐甯夏府水利同

知爲甯靈廳撫民同知駐金積堡復增設靈武營參將一

書

卷十一庚午與蔣璞山書云靈州古靈武地各賊巢五百數十者皆時水入堡故址馬逆所踞在古靈州近處不知何時棄古靈州而徙今

致以貪賦也是月曾公國藩薨于江寧

年與袁被塢書

云曾侯相飾終之典備極優渥弟輓之云謀國之忠知人之

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益道實也按是年家書有云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

慮且交游情誼亦難恝然也已致贖四百金見何小宋疏於

侯心事頗道得著君臣朋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從前

彼此爭詮每拜疏後卽錄稿咨送可謂俎去陵谷絕無城府至芸感傷不暇迺負氣耶謀國之忠兩語久見章奏非始設

今譽見當知吾心也喪過湘干爾宜赴弔以敬父執更能作

誅辭哀之卽吾不盡之言尤見道理吾與侯所爭者

國事

兵略非爭權競勢比同時纘儀妄生揣擬之詞何值一哂

三月乙巳，瀟州同伏兵城壕出拒徐占彪，亦設伏近城十里，迎戰佯敗，寇悉眾來追，伏起，要馬文祿幾獲之。自是匿不復出，而於沿城益增守備。於時關外事益棘，劉銘傳以病歸，前甘肅提督曹克忠領其軍，旋亦乞病，以劉盛藻代之，尙屯乾州。

詔旨數促成祿出關，終藉言糧乏遷延不進，成祿屯關內已七年，回屢竄出關不能制，又數殺降回，激叛公奏劾其乖謬。

不報，四月，內閣學士宋晉議撤福建船局，節糜費。

寄諭詢公，公條具得失，覆奏因言此舉爲沿海斷不容已之舉。

國家斷不可少之事，若如言者所云，卽行停止，無論停止製造

彼族得據購雇之永利

國家旋失自彊之遠圖。礮軍實而長寇讐，殊爲失算。且卽原奏因節費起見言之，停止製造已用之三百餘萬，能復追乎？定買之三十餘萬及洋員洋匠薪工等項，能復扣乎？所謂節者，又安在也？臣於同治五年奏請試造輪船時，預陳非常之舉，謗議易興，事敗垂成，公私兩害所慮在此。茲幸得於欽承垂詢之餘，稍申惓惓不盡之意，否則微臣雖矢以身家性命殉之，究於

國事奚所裨益？興念及此，實可寒心。

上爲寢其議，五月己丑，雷震固原禮拜寺。

家書是年與孝威書云
閏臘春夏甘霖屢降麥

豆可望豐收羣言十數年所未有
火球入赤延燒數時近民居無一傷者漢回皆詫爲奇
按甯鄉隆氏無譽西笑日頃云隴西昔常無雷王師西征
遂時聞格格寒亦漸減於曩時政書續二十六戊寅公與人書
云今歲聞外新疆見十數年未見之雨聞數十年未聞
之雷則新疆聞雷亦在王師平定以後蓋亦奇矣關外

纏回三千人入援肅州寇益於城西南塔爾灣增壘接黃草
壩阻官軍辛丑徐占彪遣歸化勇誘城寇出大破之寇遁城
東朱家堡遂攻塔爾灣破堡壘十數復數擊援寇斬其酋六
月己未城寇數千白衣巾自南門列陳爲壓勝而前徐占彪
令各營戒備俟賊近迺縱擊湧之寇近營數丈許忽西北黑
雲壓寇陳雷電交作寇火器盡溼中軍鼓聲起士卒開壁并
出寇大潰亂徐占彪縱橫奮擊寇僵尸相屬追至城而還庚

午乘勝攻城東北各堡悉平之甲戌復圍下朱家堡自是環
城堡壘略盡馮邦棟至碾伯回目馬永福率西甯米拉各回
願輸馬械而大小南川陝回獨崔偉求撫禹得彥白彥虎等
終懷兩端會肅州馬文祿來求援陝回分黨由大通北原赴
其招禹得彥白彥虎復佯輸馬械數十以圖緩師而西甯士
回亦藉言畱馬械禦陝回相觀望其時劉錦棠已率老湘軍
自湖南至公益以龍錫慶熊隆名馬步四營令所部何作霖
以四千人先由平番趨碾伯劉錦棠自率五千人繼進而飭
馮邦棟仍速其繳馬械以羈縻之於時河州悉繳馬械訖公
迺張示許其就撫次第遷徙陝回客民遣河州總兵沈玉遂

率本部之鎮潘效蘇爲河州知州

書牘是年與陳筋仙書云遼軍河州之始人地生疏

糧草柴薪自不能不責成馬占鼈承辦一兩月後州官到任已久即可交地方官采買供軍不必件件問馬占鼈亦不得采買一事爲然凡事專其責成是假以權勢紀綱法度規模都從此出一或不慎以後使成積重之勢不可不知此信乞傳示沈鎮潘牧俾知其意大抵官民之意欲其通隔閭不得官民之分欲其明將就不得治國所以尚禮也

分布悉定戊寅迺入告曰竊維河州土回馬占鼈馬眾大等憑誠求撫呈繳馬匹槍礮刀矛臣等疊次馳報嗣據該回目自限按戶搜繳一月完竣復繳馬五百餘匹槍械稱是出具并無隱匿存畱切結計先後共呈繳馬匹已四千有奇槍矛一萬四千有奇候補按察使陳湜委員同時分起赴各鄉按卹勘驗無異方馬占鼈之分途搜繳馬械也各遣子弟偕回目馬

永福等赴安定軍前獻馬五十四具稟悔罪投誠臣宣布朝廷威德諭以生歿禍福聽其自取比仍縱令歸巢催繳馬械該回民疑畏益釋誓爲良民至是據報馬械盡繳迺明白曉示準其就撫辦撫之道以編審戶口爲要編審戶口以遷徙客回安輯土回爲要河州全境周五六百里回多漢少雜以番眾同治元年變亂以來陝回多避居其中自陝境肅清金積埽蕩固原東西山相繼平定所有各處倡亂之回亦多寄孥其間以避誅戮此客回之應遷徒者也其本籍漢民有受河回脅制甘爲役使名爲隨教以圖保全者有仇隙已深逃至岷洮狹道充當勇士而親屬仍畱河境者宜分別拔出以免

鑿端此本境漢民之應遷徙者也其外來漢民有因陝回裏
脅而隨其同竄河境者有被河回裹脅而認爲義子齒諸奴
僕者應逐一勒令交出護送原籍以別種類而資完聚此外
來漢民之應遷徙者也撫事既定迺次第圖之顧謀遷徙必
先定安插之地安插之地漢回各有攸宜漢民安插狄道金
縣安定會甯一帶凡近城驛漢民聚積之處宜也回民則近
城驛非所宜近漢莊非所宜併聚一處非所宜從前安插陝
回如化平川廳平涼縣大岔溝及北原各處丁口已一萬數
千名旣未可多所增益又此次安插回民有籍隸陝西者有
籍隸甘肅者當其併力抗拒官軍固無彼此之分也一旦繳

馬械就撫還爲齊民則甫被新恩旋尋舊怨不但陝回與甘
回氣類攸分卽陝回與陝回甘回與甘回亦有難并域而居
者以撫局論分起安置渙其羣孤其勢計之得也卽以同情
而論亦非分起安置不可迺預飭安定會甯平涼隆德靜寧
州各牧令覓水草不乏川原相間荒絕無主各地自成片段
者以便安置旋委員分途履勘迺度其地之廣狹遷陝曰楊
文彥一起二百五十三名口於平涼之謝家莊桃家莊遷陝
回張代雨一起二百九十一名口於平涼之張家莊曹家莊
遷陝回拜崇花一起五百三十七名口於會甯之姚王家曲
家口遷陝回馬生彥等一起六百四十三名口於靜寧州隆

德縣境之王家下堡戴家山遷陝回馬文元一起一百五十七名口於安定之劉家溝遷陝回馬維驥七十四名口於安定之石家坪遷陝回馬振清一起三百六十三名口於安定之好地掌遷甘回安鴻慶一起四十三名口於安定之劉家溝遷漢民陳富貴等四百四十七名口於安定之青嵐山遷漢民董永海一百零八名口於安定之新套河遷漢民木映江一起四百二十八名口於安定之夏家營坊其陝回中親屬有已安置化平廳平涼縣境者漢民中親屬有流寓隴西狄道州各境者聽其自行投赴完聚而皆給以賑糧大口每日八兩小口每日五兩其遷出稍晚尙能種粟糜喬麥者照

所墾地畝給以籽種其節候已過不及下種者令其盡力耕
墾以待明春所需農器及各器具必不可少者一律酌給惟
陝回馮君祿一起住河州西北二百餘里黃河北岸已於彼
處耕種乞俟收穫後遷徙聽候安插而鹽茶固原回民從前
寄居者尙待清查其應遷之漢民亦有求緩俟收穫者然丁
口亦無多矣遷徙安置漸有頭緒迺命署河州知州潘效蘇
赴河州知州新任新授河州鎮總兵沈玉遂帶所部後路五
營赴河鎮任署河州州判米聯璧赴太子寺分駐任所沿途
漢回列案焚香迎送絡繹馬占鼈馬尕大馬永瑞及各回目
阿渾等咸跪道旁膜拜感泣并納糧百萬斤備軍食因亂後

空城僅存於關廟建知州官廨暫資辦公沈玉遂五營列帳
城中分飭所部果軍四營由城關外延繁甯河一帶記名提
督張仲春領所部宗岳六營進駐太子寺一帶前接甯河後
接七甲集等處記名提督陳廣發總兵凌春臺以所部良輔
平西等營駐三甲集前接七甲集後接康家巖洮河西岸記
名提督王衍慶所部左路五營及鎮西忠營兩營仍駐康家
巖西通三甲集北連沙泥站南達狄道州東達站灘以抵安
定提督銜記名總兵張福齊所部六營由沙泥站分布北由
阿干鎮以達省城南出沙崙接康家巖分布之營前福建布
政使王德榜所部定西等營仍駐狄道西北接甯河太子寺

三甲集各營南接岷洮各營東接鞏秦各營河州撫局雖定而諸路連環布置仍未稍疏也惟西北二百餘里循化同知所轄番回雜處毗連西甯卽前史所稱吐谷渾地今爲撒拉回巢地險民悍爲甘肅邊患久矣亂後回番自相殘殺人物彫耗文武不能履任遂以化外置之茲因河州撫定撒拉各回亦赴軍前求撫陳湜諭知逆首楊繼芳馬彥漋等敗後竄匿河州地境密諭馬占鰲捕獲其希圖自效之情似尙可信見籌辦理善後諸務如清釐地畝編審保甲分給門牌安設驛站修葺城垣關隘各事宜正在次第辦理而今歲春夏之交雨澤早降夏收最稔秋稼亦卜豐登士民僉稱實十數年

來所未見上忙已報開徵民閒輸將亦覺踴躍察看情形人
心大定各路大致又漸次肅清臣宗棠科理妥畢即可進駐
省垣矣七月肅州回詭詞乞撫徐占彪拒之寇潛出踞廢堡
收割輒擊走之迺分營環城屯結以兵單餘北門不能合圍
寇日出城攻撲隨方抗禦斬獲尤眾丁酉公自安定入駐蘭
州八月癸丑朔劉錦棠軍先後進礮伯聲言勦大小南川陝
回比進平戎驛而馬桂源已糾西甯土回約陝回俱變推其
兄馬本源署西甯游擊者爲元帥盡率城中回兵回民以出
回目馬永福不能制於時西甯辦事大臣豫師總兵黃武賢
皆居威遠堡城中漢民迺閉城拒馬桂源請西甯道郭襄之

主守事西南城東北阻湟水兩山對峙。湟水中流古所稱湟中者也。進兵必由湟中而自大峽口以抵小峽口八十餘里。高峰危聳中通一徑岸路寬廣才數尺南北溝岔歧出寇因險屯聚其間壬戌劉錦棠率軍馳視峽口分營駐馬營灣三十里鋪連日羣寇分擇官軍營壘每戰則彌山塞谷四出撓我官軍夾湟水攻擊倏南倏北更番援應至己卯迺奪峽回南川屯丸旦復迭破駱駝堡觀音堂溝各寨軍士冒險深入往往列隊露立風雪中連晝夜不得息先後殺傷以萬計是月攻肅州軍數破攻壕寇請濟師合圍先時公進規西路與將軍穆圖善議所部駐甘涼以重西路形勢旋穆圖善自請

赴防陝西。迺檄楊世俊屯狄道軍遂甘州所部憚西行中道
譁潰數百名公上章自効因疏請調宋慶一軍曰臣所部各
軍自平涼以西分駐至蘭州東關坡計程七百餘里自平涼
以北分駐至環縣花馬池以及甯靈中衛又自中衛西南分
駐秦階一道多從前屢軍以無餉不能多撤亦須臣所部點
綏相與維持計程縱橫近千里其河州新定之區又須分布
各軍聯絡其間以資控制前派攻勦肅州共馬步十二營近
撥攻勦西甯馬步十八營屢據徐占彪劉錦棠稟求濟師臣
亦無以應甘肅地居荒遠漢回雜處西與番族接壤亂後尤

須兵力鎮壓兵勇遂調爲艱深慮顧此失彼臣顧未敢以增

兵上瀆

宸聰者協餉已欠至千數百萬催呼莫應也地廣人荒產糧不多采買無出也山谷屑蟲專恃陸運陸運專恃車駄亂離之後驟馬彫耗接濟孔艱也頻年憂煩萬狀拮据不遑非但不敢增兵并恐兵增而先以速潰者以此茲幸人民漸集耕墾漸多各軍所駐之處多已開屯歲事稍豐軍糧可免支絀轉運勞費亦資節縮自宜增調勁旅以速戡定之功竊見湖南提督宋慶所部駐神木見在甯夏安謐邊外草地實無巨寇往來且綏金有金運昌一軍足資屏蔽若調赴甘助剿於定安

名文選卷之二
無所損於微臣則大有益。宋慶廉樸勇敢尤得軍心。昔年臣與同事最稱相得如蒙

聖慈敕令赴甘必不憚於西行。又廣東提督張曜見駐甯夏防務已鬆鎮番又有金順派營進剿可否

敕下張曜分營駐靈州花馬池以便替出提督譚拔萃老湘馬步四營赴西甯隨同劉錦棠攻勦

上許其請十月壬子朔劉錦棠軍於湟水北岸增壘癸丑乘勢奪據高寨斃寇二千人公增遣劉明鍾各軍助攻迺分扼要隘遜營屯高寨辛酉遂進襲小峽口寇屯奪其山麓三疊小峽內援寇萬餘併力來爭自辰至申將士裹創力戰寇迺敗退

而寇分鈔後路營屯者皆爲何作霖等所擊敗癸亥選壯士
攻南山各卡劉錦棠自督軍攻北山壘軍士伏壕中梯肩以
登破其三屯南山卡亦同時攻克由是城中音息始通己巳
方昇礮攻山半各壘寇由小峽口三路來攻劉錦棠分軍抵
禦而令鄧增測寇壘以大礮轟擊須臾各壘牆坍壞劉錦棠
揮軍猛進無不以一當百寇大潰亂立夷北山四面卡壘乘
勝壓山梁而下寇分兩道狂竄峽內各屯相次土崩馬驟軍
械遺棄山積其夕馬桂源馬本源縱火焚東關率各回目走
東川庚午大軍遂抵東關城中被圍已兩月餘西甯道郭襄
之知縣恩祿率難民男婦三萬餘出迎皆喜極而涕城中回

民存者尙千餘人劉錦棠令悉安居故處於是附城土回紛出求撫陝回崔偉禹得彥等敗居西川亦爭欵營乞降劉錦棠下令按日繳馬械馬桂源益逃入巴燕戎格回民從者輒相率遁歸就撫家書是年與諸子書云西甯古都善地大缺通巴燕戎格循化撒拉回番以達河州通西藏西通青海地險民悍明以前僅羈縻而已國朝設青海辦事大臣控制蒙古回番慶光中番回滿作不靖林文忠琦靜庵沈朗亭諸公督陝甘時有用兵之事均未得手同治初元陝回構禍遂起響應西甯辦事大臣王通爲回所制以循化回紳馬桂源署西甯知府王通以豫師嗣事後陝回白禹崔糾黨萬餘據大小南川馬桂源請繫逐陝回我堅持勦撫兼施定見先令繳馬械一面令何提督進礮伯毅齊繼之馬桂源則陰約陝回同抗官軍自八月至十月六十餘日血戰五十餘次皆獲勝仗掃除蠻穴徑薄西甯城難民數萬不自料其復見天日見在陝回土回皆告哀乞撫大約賊勢已孤撫易而勦亦易

河湟自古爲荒服未能與中土同風并治此次踏青辦去於至險之中克獲至順將士勞烈實爲漢唐所未有先時

公以北路已通議復蒙鹽規制奏免商稅積欠又亂後茶引中斷奸商率取道歸化城私販關外是月奏蠲茶商前次額引改票運輸新課復以福建船廠費絀奏撥閩協甘餉月二萬兩濟之十一月遣陶生林等三千人助攻肅州寇伏不出而增壘城西禮拜寺十二月

詔金順自甯夏會師於時成祿出關屯玉門而前居高臺派糧餉兵攻民莊殺生員李載寬等反以謀叛誣之咨公究治公悉按得其實奏劾曰甘涼一帶民風向稱樸厚軍興各軍營勒派捐輸糧料草束勒派車輛駝隻無不悉索供支爲時既久

筋疲力盡卽高臺一縣捐輸成祿各項合銀已三十萬兩以
一隅之地勉供坐食客軍者亦旣數年在東南饒沃地方已
爲罕見何況沙磧高寒歲祲一收之地乎額徵歲有常數偶
值災歉尚且蒙恩蠲緩何況高臺常被賊擾又正秋禾歉收
之際乎成祿一軍旣有專餉人馬又不足數賊蹤擾攘并無
一矢加遽於隔轄境土坐食數年猶嫌不足災歉之後仍如
數取盈迨四鄉士民赴營申訴猶復指爲聚眾抗糧誣爲叛
逆并將寄寓之權家屯莊園定掩捕并無辜老幼婦女及避
難之肅州人民概行屠戮淨盡猶且虛報勝仗額請獎敘此
實稍有人心者所不忍爲亦軍興以來所僅見臣旣察訊得

實若壅於上聞何顏立於人世合無仰懇

敕下六部九卿會議烏魯木齊提督成祿應得之罪以雪沈冤而彰公道疏入成祿奉

旨拏問

詔金順兼領其軍出關馬桂源自巴燕戎格率眾犯米拉溝公遣陳湜沈玉遂率各軍自河州要之馬桂源迺潛嗾大通都司馬壽句向陽堡回馬進祿韓起壽殺漢民以叛撫回崔偉畢大才等請勦大通自效劉錦棠遣總兵譚慎典督之往丙子敗寇於姑姑家莊公自入駐蘭州采書論有關吏事者爲一編曰學治要言頒示各屬又葺署後園建明肅藩烈妃廟

忠義園製機輪挹河流注之園中曰飲和池恣民汲飲皆爲

文以記之

按文集卷四有甘肅督署園池記烈妃廟記忠義祠記飲和池記皆作於是年按書牘是年與吳南屏同年書云老人於文所論甚辨吾無以難之然自鄙見

言之則仍限於朝代家數未覩其穿也願少紓和求其是可乎文無所謂古也經者後人尊之之詞尊者尊其道尊所言之皆道聖者之作經也明者之述亦經此不可以朝代拘也文無所謂派別也就所習與其性之所近言之或剛或柔或醞或肆或縛而瑣或簡而陋根心生色此不以家數拘也世有升降升降者運數使然非道有隆污也氣有彊弱強弱者稟賦使然非道有異同也是故就文而言則朝代家數之分有之至語夫道則其原出於天其是衷諸聖亘古今未之易也不若於道詞工弗取諸子百家廢之可也有見於道者詞俚必錄夫婦知能弗之忘也夫是之謂經若限於朝代則易書禮何以稱乎春秋若限於家數則言文者當斷自唐宋而後之有述者將不得與於斯也庸有當乎否也愚謂學者當由枝葉以尋其根本由其聲以窺其心心聖賢之心自能言聖賢之言不必自命爲文人也論文者當以明理習事爲尚理不悖而能歷乎人人之心言事物而於本末終始罔所遺

缺差謬返諾身無言責放諸天下古今無異議不必文而文
不必古而古矣何必等而上之爲昌黎下之爲熙甫耶飲和
池記一錄實建中一奇愚因金城缺水居民甚汲恐一已有
事汲道斷而城弗守又渾流重濱挾泥與沙飲之者多患魯
悍懿遂決爲此二十年後茲邦其昌平拓是年五月景喬先
本奉寄老人見之將謂此作迺伤子厚也是年五月景喬先
生卒于家家書是年與戚寬勛同書云五月十二日書至二
伯竟至不起哀痛何言老年多病又值丁弟之變
積憂迫灼遂至於此鄂渚一別六年畢生無復見面之日同
氣之緣盡矣喪禮近已廢缺爾曹當將期喪禮制悉心攷究
擇其宜今而不戾於古者行時湖湘人士以東南兵事悉定
之不可隨俗自便外於名教時湖南人士以東南兵事悉定
擬纂楚軍紀事本末一書公貽書止之書牘卷十二是年答
書云辰讀來書謂吾湘首倡忠義成東南底定之勳拯西北
潰焚之患其開選將練兵修船製礮籌釐榷稅均原本古法
斟酌時宜擬纂楚軍紀事本末一書昭示後世甚盛舉也不
肖忝楚軍之一欲竭簡誠以希不朽更復何言顧愚衷有未
能盡釋者自頃以來吾湘以一隅播杜東南軍聲雄天下方
事之殷各行省均欲得以爲重至局勢漸順人才因歷練兩

日出勇士以激厲而日多各樹一幟以爭氣勢此迺天下一大轉機吾湘所禱祀以求之者豈謂功必自湖南出名必自湖南居乎二十年來內固疆守外從王事所歷多危險艱阻之境他人咋舌斂手不敢引爲已任者吾湘毅然一身當之其初何嘗有天下後世在其念慮而何嘗預計所事成否爲寂寞身後之日遺憾天幸各有所就戰績昭彰章奏詳之國史書之非悠悠之口所能增損更無須自爲表暴且吾湘各家先世率多守耕讀舊業不但仕宦稀少卽經商服賈遠至外省者亦不數見老生宿儒耐寒餓而歌聲稱其貧苦無俚至有念之肺下者道咸間兵事起諱厚者先走匿山谷徐覺事尙可爲彊就戎事學騎馬學擊刺今所指達官貴人由此其遷也自今以長高官厚祿耀一時何莫非先世貧苦因乏蘊蓄積累所貽乎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舒無夜何以有晝無秋冬何以青春夏此恆理也諸君子爲桑梓謀則凡所有以去奢去泰者無不謹葆先世樸實慈之風以保世滋大俾湖以外得長寧蕭閒寂寞之福爲幸多矣閩漳一郡海寇犯湖時五等之封悉備不肖在彼駐軍尙見所稱舊府新府者以無人承貲折棟柱爲薪問其家世且承襲乏人矣三省教獨非今日湖外聲光哉至籌釐榷稅諸政在當時實出不得

已其取也人多咎其計其用也人多怨其吝非可以示久遠
者其製造造船實彼時制寇良策至今猶倚以靖萑苻護道
無由寢其謀以例不發鉞承示將歷年摺稿及咨行文件有
關軍務者飭錄寄湘中媿無以應命也

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六十二歲

正月劉錦棠自西甯攻向陽堡寇出拒大敗之薄攻堡城亡
將弁五十七人軍士奪門入斬首千餘級馬壽等遁入旁堡
趣圍之回眾悉縛馬壽馬進祿韓起壽等以獻迺誅馬進祿
以下四十人畱董福祥駐堡城戊子進師大逼縛馬壽以行
寇方城守劉錦棠麾軍環攻而令撫回治復興等繞城呼縛
賊首獻城者貸死頃之回眾開城迎官軍磔馬壽於市悉擒

叛黨百八十人誅之於是河東西及附城村堡爭詣軍繳馬械大通營及永安各回亦望風款附迺招各漢堡難民竇城中而遂城關回於河東西次第搜捕逸寇是時陝回崔偉禹得彥等眾在西甯就撫者男婦二萬有奇獨白彥虎黨眾藉詞未繳馬械劉錦棠遣治復興率隊扼水硤爲白彥虎所擒不屈死丙申白彥虎遂率余小虎等二千餘人由永安南山北竄戊戌劉錦棠還西甯安輯土回分起解陝回二萬餘人赴平涼秦安清水公皆遣人安撫處之一如化平廳書額卷十三是年與袁被堯書云西甯陝回老弱婦女壯丁合計兩萬有奇悉數遷赴平涼清水秦安諸處旬餘忙此寢食俱廢是月金順軍至肅州屯北崖頭馬文祿復招紅廟子回四千人

乘夜入城助守癸巳徐占彪攻克城西禮拜寺白彥虎掠甘
州撫彝高臺竄近肅州公調宋慶軍未至獨楊世俊所部自
扁都口星夜追擊徐占彪分單扼之毛昌馬桂源聞劉錦棠
赴大通復竄巴什城陳湜沈玉遂已取道番地擣巴燕戎格
回目馬永福率眾迎降沈玉遂疾率輕騎要馬桂源二月庚
戌朔公所遣劉明鎧敖天印亦自米拉溝至冒雪搜捕回眾
爭棄械受撫馬桂源見黨眾已離迺與其兄本源詣軍請罪
解赴蘭州磔之於是巴燕戎格各回目以次歸誠遂下令外
五工撒拉回悉繳馬械而界循化廳爲撒拉八工回族尤獷
悍善槍技歷與漢番構讐官軍進討率耀兵循化邊境而還

爲甘肅邊患者且百年丁丑外五工青科莊拒命誅其逆首
五十六人遂以兵臨卡勒岡工劉錦棠亦遣師來會是月宋
慶至蘭州公令所部駐涼州就軍食

按是年奏稿宋慶到省片云宋慶一軍因鮑源

深奏留稽遲良久蒙 諭旨敕催西進宋慶於二月二十六日
韓騎馳赴蘭州臣之奏調該軍原因穆圖善商率所部赴

甘涼以重西路形勢嗣以回任赴陝并議臣事前毫無所聞
迨奉 旨允其赴陝臣一時倉卒不得不改調宋慶既蒙

聖明鑒允又不料爲鮑源深所阻復多齟齬見甫到蘭州不 及先

視甘州遇西甯逆賊於兵謀稍舛惟有暫駐涼州以就 軍於時俄人尙踞伊犁榮全屯塔爾巴哈臺久不得要領總

理衙門數遣書詢公方略公答曰俄人久踞伊犁之意情見
乎訛尊處持正論折之實足關其口而奪其氣惟自古盛衰
彊弱之分在理而亦在勢以見在情形言之中國兵威且未

能加於已定復叛之回。更何能禁俄人之不乘機竊踞。雖泰西諸國亦知此爲不韙。不敢違肇兵端。然旣狡然思底必將。不奪不廢。恐非筆舌所能爭也。榮候深入無繼。景都護兵力本單。後路諸軍久戍遷延之役。兵數雖增。仍多缺額。且冗雜如常。并無鬪志。望其克復要地。速赴戎機。實無把握。并慮徒增擾累。以後更苦無從著手。甘涼肅及敦煌玉門。向本廣產糧畜。自軍興以來。捐派頻而人民耗越。站遠而牲畜空見。在僅存之民。已皮骨俱盡。屯墾之地。大半荒蕪。年復一年。何堪設想。宗棠所以有從內布置。從新籌度之請也。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謀。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如

果烏城克復我武維揚興屯政以爲持久之謀撫諸戎俾安其耕牧之舊卽不遽索伊犁而已隱然不可犯矣烏城形勢旣固然後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遣使奉國書與其國主明定要約酬資犒勞令彼有詞可轉彼如知難而退我又何求卽奸謀不戢先肇兵端主客勞逸之勢攸分我固立於不敗之地俄雖國大兵彊難與角力然苟相安無事固宜度外置之至理喻勢禁皆窮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齊隊伍嚴明紀律精求槍礮統以能將豈必不能轉弱爲強制此勞師襲遠之寇乎就餉事而言西征諸軍各有專餉如肯撙節支用無一浪費無一冗食或尚可支今迺

以擁多兵爲名。不戰而坐食。惟知取資民力。竭澤而漁。不顧其後往事之可覩者已如斯矣。欲從新整理。非亟求實心任事之人。重其委寄。別籌實餉於肅州。設立糧臺司。其收發并將各軍專餉歸併爲一。相其緩急。均其多寡。應之不可。非核其實存人數。汰其冗雜。疲乏不可。非定采辦價值差徭。款目不可。而尤非收回各軍專奏成命不可。此亦宜及早綢繆者。要之目前要務不在預籌處置俄人之方。而在精擇出關之將。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烏魯木齊。衰病之軀。智慮耗竭。何敢侈陳大計。旣蒙詢及。不敢不畢獻其愚。三月癸未陳湜等攻卡勒岡工。劉厚福中槍死。書牘是年與陳筋仙書云。劉厚福之亡。沈漢卿之傷。均因

隊伍不整搜山不密之故山谷用兵必先撻總路派隊分搜旁徑乃可節節前進未可冒然一往致蹈不測攻五

日破其六莊餘工悉震懼聽命而循化回渡河助逆者復爲

沈玉遂何作霖所敗由是河南八工爭納械求撫官軍整旅

渡河誅倡亂者二十餘人悉毀其礮臺碉堡循化撒拉回遂

平於時河州知州潘效蘇收輯難民四萬餘口狄道州知州

喻光容所收亦萬餘口公檄各屬清釐地畝編審保甲發經

籍興建義學以次畢舉肅州回聞白彥虎至益出攻圍軍徐

軍戰無虛日白彥虎攻毛目不能下遂繞關外竄州城三十

里塔爾灣廢堡乙酉約城寇攻官軍金徐軍合擊破之丁亥

徐占彪留軍守濠分三路擣塔爾灣未至寇眾已出擣濠疾

掩入破其屯殺寇七百名回軍攻援寇復敗之白彥虎迺以
數百人牽官軍率眾竄出關外大罩黑山峽城寇見援寇
敗走益圖奪回禮拜寺以竄出關自城根開地道通寺中官
軍環寺濬濠拒之相持八晝夜寇始退入城四月城寇飢窘
議殺婦女突出官軍益逡營進逼寇出輒敗之丙子宋慶軍
自甘州至長圍益合五月奏升固原州爲直隸州設州判於
州城西南銷河城增置縣於州北二百四十里下馬關曰平
遠而於西北四十里同心城設巡檢一改鹽茶廳爲海城縣
於轄境迤西打拉城增設縣丞一又以蘭州頒用部司鈔票
日久腐爛價賤重爲民害次第收回奏銷之六月圍肅州軍

數攻城不利丙寅築礮臺臨城關轟裂城垣十餘丈方鼓勇先登而濠深逾四丈泉源湧注古所稱酒泉也寇復築壩堵蓄益深不可踰燐然而返閏月徐占彪憑濠與寇力鬪乘其懈掘濠水率總兵李玉春方友升填土石以登城南北寇讐至金宋兩軍併進拔東關外城癸未徐占彪督隊巷戰槍傷左足各軍分道進斬回酋馬得振迺於街口增築礮臺公復遣賴長運礮至單癸卯城寇拚死出羸將弁王安邦等死者十一人方友升鄧增皆被重傷徐占彪裹創出援寇始引入城是時金順復奏調張曜軍由甘涼繼進公以軍食艱檄屯鎮番就水草而自彥虎已掠安西至敦煌

諭旨趣金順出關日急金順請率數營先行

詔公籌糧運公奏曰金順本應懔遵

諭旨剋期出關臣何敢代爲瑣陳顧就關外事勢言之實有難於
坐食經年捐派苦煩民不堪命近雖易捐派爲采買流亡漸
集耕墾稍多然各處水地如常而山原則未能復舊兼之今
歲雨澤甚慳耕種失時豐歉尙難預定又值青黃不接之時
舊穀搜括無遺新糧收穫尙早屢接甘涼安肅各屬稟報均
苦無從籌辦委係實在情形此辦糧之難也關外轉運向本
專用駱駝不宜車駄以地多戈壁水草餽乏非驛馬所宜亦

非民車木輪所便惟駱駝實行商所需農家素少餽養金順
疏稱出關數營計每月需糧一千石以甘郡肅郡升斛合計
斤重糧一千石重三十餘萬斤料三百石重九萬餘斤以一
月運糧玉門之數計之每駝一隻每月僅能兩次往返負運
止五百斤非共用駝八百隻不敷周轉而負運軍裝軍火不
與焉若全軍出關則糧數增至數倍卽駝隻亦需增數倍而
由涼運甘由甘運肅計程九百餘里需用車駄騾馬不與焉
無論關內外商賈絕迹駝無可雇卽內地民間應差之騾駄
車輛供由涼甘運肅亦實不敷周轉此猶僅就金順全軍及
兼統成祿各營而言亦僅就玉門一處而言也若將來出關

之軍尙議增寵駐軍之地不僅玉關則更無從籌措此轉運
之難也臣奉

諭籌辦金順出關糧運責無容諉竊以肅州向資甘郡轉輸而甘
郡客軍雲集采辦已空不能不藉資涼郡糧石灌注見飭解
銀赴涼廣爲采買民間車駄驃驢因軍興轉饋頻煩彫耗疲
乏萬難再加迫促見於甘涼通共勦撥臺車二千輛照東路
見章每糧百斤每運百里由官津貼腳價制錢四百文軍裝
軍火按斤重照給津貼此外官私來往差使概禁用臺車庶
民困稍紓得豐其芻豆以資餕養饋運乃期無誤又臺車二
千輛分布九百里間往返裝卸歇養耽擱不能計程限以時

日見察東南兩路運務稍簡調取各局官驃官車約計健驃一千五百餘頭分赴甘涼以助臺車轉運蘭州此籌辦關內轉運大略也至關外轉運利用駝隻內地無從購覓自宜於產駝地方廣爲采取向來調取各旗駝隻均難得用見派員赴喇嘛廟一帶重價購買定以五六歲外臘壯健實者爲準又擬派弁赴阿拉善旅烏拉三工等處采購爲隨時添補之用惟駝隻於五月歇廠八月起廠此四箇月內正值換毛怯熱之時不宜負運入秋則天高氣爽任運行速損耗必少此籌辦關外轉運大略也竊維糧運兩事爲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鈍遲速機搆全繫乎此千鈞之弩必中其機會而後發

否則失之疾與失之徐亦無異也西路各屬之糧收穫恆在八月茲值舊穀既沒新穀未升之時速籌采購則非其時關內車駄驛驢在官初議分撥在民初議津貼運路尙未暢行遽籌灌輸則力有未逮駝隻尙在歇廠采齊到肅亦需在八月之交速籌轉運縱零星湊集亦違其性且亦斷不能多臣愚竊謂金順全軍出關所慮不在圍肅之師失其臂助但恐迫促成行勞費萬狀於事無益而又害之金順亦心知其難而自請親率數營出關亦因

嚴旨詰責不暇籌及後路糧運情形關外用兵迫而爲此臣愚謂金順旣暫難出關卽如所請親率數營先行亦屬無益以言

整飭成祿各營則成祿所畱玉門僅步隊一營馬隊一起既
委明春料理無須金順親行以言追勦白彥虎股逆關外聲
息久隔文報不通惟據玉門安西逃至關內者約八百餘戶
傳言賊已近敦煌金順數營出關難言確有把握如圖前進
仍須從關內續籌糧運玉門距肅州已三百六十里若再前
進糧無可籌運何能辦其勢必仍羈滯玉門坐食關內至艱
之糧而已臣擬商之金順如果親率數營出關或卽先派營
哨分駐嘉峪關雙井子惠回堡赤金堡火燒溝腰泉子井子
一帶作爲尖宿臺站各蓋造駝廄掘井刈草以待計八月新
駝到肅新糧上市是時肅城亦必得手然後全軍次第西發

暫憩玉門，徑指安西。敦煌迺爲得勢臣之愚計，竊以秋仲出
覲師期雖遲兩月，而局勢似爲穩慎。

上雖之肅州久攻未下，七月乙酉，公自蘭州赴肅督師。

書牘是年與崇峻峰

方伯書云：別後惟涼州想一日餘均按站行走，今日已抵永昌之水。泉子計初五可抵甘州，沿途惟平番古浪武威永昌近城一帶，秋稼可觀，餘均成荒土。自岔口武勝鎮羌抵烏鵲嶺，南水流經河口入大河。嶺外之水會雪山木流經鎮番入大河，計程七百餘里。兩水分流漫布田野，大似江南風景地。形竟可成井田，惜亂後荒蕪，郊堡頽廢，杳無人迹。負此樂歲腴區，良堪歎惜。日行荒野間，時有遺黎遞呈求賑，求復業，求種籽，耕牛農器者已諭各縣妥。五默計所需求甚鉅，徒捐釐稅萬不濟事。其各處所禁防營已飭令開荒許給糧餉，一如東路南路章程。人情尙以爲便也。

八月戊子

至肅州，金順已於城東北開地道，填濠約期，竝進己丑。公親循城閱長濠，馬文祿於城上望見，公旆益奪氣。庚寅，遣人詣

徐軍乞降請出關討賊自效公不許辛卯徐占彪楊世俊填濠登城城上礮石雨下不能進壬辰東北地雷發宋軍將張林冒槍石先登死軍稍卻寇復堵禦明日徐占彪楊世俊復開地道城西南乙未竝時舉發寇於城上掘深坎伏兵楊世俊奮刀入中槍墮於陳徐占彪復督軍猛進士卒傷者逾五百人公以肅州城大而堅仰攻徒損精銳又寇處必死之地實窮蹙仍令增濠壘以困之九月己酉金順從東北錢口奪據城頭立營自是老弱投出者相繼乙卯劉錦棠湘軍自西甯至屯城南軍勢益盛庚申馬文祿隻身詣公軍乞撫公諭以罪在不赦嚴令悉繳馬械分籍客土回戶口以獻馬文祿

前受撫時城中漢民尙三萬餘人先後爲所殘殺至是男婦存者僅千一百餘口迺先籍關外沙州及甘州西甯河州陝西客回分起出城安置廢堡錄其兇悍一千五百七十三名戊辰磔馬文祿以下九犯客回兇悍者同時併誅之遂分道入城殲斃逆回凡四千餘人老弱婦女拔出者九百餘名肅州平將吏爭欲馳紅旗告捷公不從仍依例具戰狀以聞續書是年與謝磨伯書云古今論主德者於治平有象之日更切憂思蓋外甯內憂必至之勢肅州克復幕客多謂宜用紅旗弟拒不納亦謂鋪張戰績必啟秦侈之萌耳邇側聞時論頗相詫異喜動天顏猶煩垂詢及之

詔曰肅州克復降旨將在事出力之徐占彪等分別優獎因思陝甘逆回擾亂十有餘載勢極披猖自簡任左宗棠總督陝甘數年

以來不辭艱苦次第勦除此次親臨前敵督飭將士克復堅城關內一律肅清朕心實深喜悅自應特沛殊恩用昭懋賞左宗棠著以陝甘總督協辦大學士該大臣前經賞給騎都尉世職并著改爲一等輕車都尉世職欽此公具疏陳謝且奏曰臣忝荷

特恩欲懸忱懇辭恐負

高厚生成之德又懼貽矯情立異之譏然自忖功微

賞鉅輒有不能釋然者伏念劉松山忠勇絕倫爲世名將前由豫省轉戰陝北撫用降人徑趨靈州吳忠堡直逼金積力扼賊吭深陷重險百戰百勝雖遇伏捐軀而毅魄英魂猶足寒梟雄之膽寵事轉機實肇於此該提督身後兄子道員劉錦棠

接統舊部，歷著戰功。靈州既平，復立平湟偉績。此次臣赴肅州，卽簡銳卒赴甘州聽調。肅州首要各逆殄除，實資其力。亦何莫非劉松山遺烈也！臣維劉松山報

國之忠戰績之偉，與臣許與之誠，每一追思，猶爲隕涕。合無仰懇

天恩準將

賞加微臣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合之，劉松山原得之。二等輕車都尉世職照三河殉難撫臣李續賓例。

追賞劉松山令其嗣子鼐承襲感荷。

鴻慈實無既極。

上復加賞松山一等輕車都尉世職於是綜入關以後軍用奏曰
臣於同治五年調督陝甘是年十月由間整隊經鄂豫入秦
旋赴直東勦捻七年八月復奉

命返陝託

皇上福威五年之間關隴次第肅清地方善後諸策亦具有端緒
亟應辦理

奏銷以重款項謹擬自閩啟行入關赴燕齊旋復入關度隴分
兵勦賊截至肅州克復全局底定止彙爲一案仰懇

天恩準援照兩江貴州成案開單報銷以歸簡易而免欺飾微臣
師行八省無論經過何地軍食夫馬均自行備辦覓雇概照

民價發給未嘗以絲毫供支累及地方亦不準各省地方官
藉口支應兵差爲開銷張本所歷關籠各地方禍亂之餘遍
地傷殘白骨黃茅炊煙斷絕不但民力無可藉資且須急籌
賑撫俾延喘息他如兵勇斷餉文武停止廉俸已閱十年均
須隨宜分潤主客各軍遇有錢乏均宜隨時接濟道路已通
來往要差出其途者地方無力供支均宜籌款代辦而驛站
之急宜安設城堡之急宜修復固不待言也至撫輯遺黎安
插良回遷徙難回督令耕墾多設義學尤當務之急略舉之
僅止一端備陳之莫能殫述舉百廢於戎馬倉皇之時艱難
拮据不問可知若一一專案疏請經費雖

皇上仁覆天下不難特沛恩施而部臣責有專司不得不概援成案以爲準較卽幸指撥有款各省能否照解又未可知展轉停待事之寢閣必多民之彫殘必甚若各設局經理則局費多糜實濟反少反覆熟思不獲已於協餉中通融挹注聊資補救圖之數年而微效可覩者尙不過十之三四微臣力瘁神疲不遑自惜卽局外議論亦且聽之耿耿此心天人共鑒願通融迄撥多非準銷款項據實凟陳既不合通行之例挪掩湊合更蹈欺罔之尤又歷年旣久經手各員半已星散遣撤各營無可訪詢以事勢論之亦實非開單報銷不可謹擬入關以後肅州克復以前爲一案開單請銷其關外糧運餉

需各項則別立一案辦理

上允之當肅州克復時白彥虎已竄至哈密景廉告急嚴旨促金順出關赴援責公於玉門設轉運糧臺至是哈密解嚴白彥虎掠巴里坤竄紅廟子按祁氏韻士西域釋地云烏魯赤上建玉皇廟以赤土塋壁故俗呼烏魯木古爲紅廟子云與南路安集延相結公以金軍久役疲勞奏以張曜一軍及涼州副都統額爾慶額馬軍副金軍先行而請

簡任戶部堂官總司轉運糧臺并選派司員攜帑銀出關辦理諭曰糧運采買非地方大吏辦理則呼應不靈該大臣素顧大局朕所倚畀不必再派部院大員以期事權歸一十月悉遂肅州客

土回蘭州是年奏稿安插肅州回民片云肅州土客逆附業已辦結其老弱婦女二千數百名概行遞解蘭州各回族亡殆盡亦無遺種從此關內外花門句結當可無虞俟臣凱旋擇地安插見在肅州實無一回羣雜其甘州涼州特自古徒戎之舉均係自內及外無由邊遷腹之例局外議論非所敢知然熟察情實非此不能杜釁隙而靖邊疆公巡視嘉峪關還蘭州張曜軍自鎮番至肅州迺逐宋慶軍就食涼州次第分配出關各軍設局采運甘涼糧料儲存肅州復由肅州出關遞運至玉門安西議張曜一軍先行金順軍及額爾慶額馬隊以次繼進十二月甲申入告曰竊肅州克復大軍應卽乘勝出關速圖埽盜人皆知之而能言之微臣始念亦謂巧遲不如拙速及體察軍情詳審局勢竊有不敢輕議者請爲我

皇上敬陳之一在籌出關之兵宜審也通計攻肅各軍金順朱慶
徐占彪及臣節次調派馬步各起共六十餘營可謂多矣然
攻堅既久損折實多受傷成廢者亦不下數千之眾皆所稱
精銳之選也徐占彪所部蜀軍馬步十三營前後陳亡將士
五百餘員名帶傷者二千四百有奇宋慶一軍傷亡之數近
千名而染病物故者亦數百計金順所部步軍卽胡世英英
禮十營本非佳選又由甯夏拔赴涼州時逃亡不少雖金順
隨時補葺得以成軍每戰身先作其勇氣然陳亡者數百名
受傷殘廢者亦數百計此臣在肅時所深悉者肅城克復後
臣與諸軍熟商非從新整理難收實效金順宋慶徐占彪均

以爲然比飭隨帶之總兵戴宏勝余起立提督金慶元副將歐陽吉星等歸記名提督譚上連統領併成五營益以馬隊三營駐守肅州修葺城濠俾成雄鎮飭肅州鎮總兵章洪勝接統楊世俊舊部馬步四營及親兵小隊駐嘉峪關重修邊城以嚴鎖鑰并撥馬步小隊分駐關外以通玉門之氣其玉門靖逆營遊擊委隨營副將陳南波署理安西協副將隨營提督吳次漢署理敦煌沙州營參將委隨營副將聶福田署理各令挑汰存營孱弱兵丁而募山內獵戶補之各足一營五百名賞數照內地防勇章程給以月餉責其防守本境兼護運道緝游勇臣巡視嘉峪關畢回肅撤徐占彪馬步七

營分別回籍挑畱精壯併成馬步六營於肅城外擇水草便利處紮營按日操練時因出關期近諸軍整理需時奏調張曜嵩武軍由鎮番涼州赴肅而嵩武軍到肅後軍食日增甘涼訂買運肅之糧不敷接濟各軍之用不得已商請宋慶率所部回涼州整理兼以就食宋慶又以舊部在豫者多募補易於集事而金順出關在卽擬以所部見存精壯聽金順挑補額數俾期捷便臣服其力顧大局旋并撥副將馮桂增馬隊一營布魯斯螺絲後膛開花大礮一尊飭總兵鄧增帶領礮手隨金順出關以從其欲計此時整理就緒壁壘一新矣張曜一軍馬步十四營隊伍整肅士飽馬騰堪稱勁旅臣并

益以新製連架劈山礮十尊布魯斯螺絲後膛礮一尊七響
後膛槍十杆其涼州副都統額爾慶額馬隊除自挑涼州滿
營百騎外穆圖善撥交吉林二百騎黑龍江一百騎臣慮其
單飭總兵桂錫楨帶所部馬隊一營一起約四百騎歸其統
帶計金張額三軍出關馬步共一萬數千人幸皆精實可用
數月而後仍可調撥勁軍陸續繼進如此士氣常新而不竭
糧運常裕而不飢以之制關外客土逆回自操十全之算一
在籌出關之糧運宜審也肅州安西共隸一道而產糧贏絀
各屬攸殊肅州及高臺腴地也安西玉門頗多沙瘠而敦煌
爲上腴軍興以來民困於逆回之擾掠復苦於軍營之捐攤

久矣民存者不過十之三四地畝荒廢居其大半官軍藉興屯之名先給領籽種牛價抵算采買糧銀搜括抑勒戶口流亡自白逆竄出關外官軍復沒固莊被陷安敦玉彫効之狀較甚從前臣在肅時見難民絡繹入關恐轉徙日多荒地無人耕墾籌銀二萬兩分給三州縣并撥寒衣萬套賑之冀畱此災黎盡力屯墾庶異時餘糧出耀關外各軍可就近采買稍節勞費也然目前軍食不能取給安西則固不待言甘涼肅素稱腴地頻年戎馬被害最酷自徐占彪偏師徑擣肅州肅回縮退諸軍戡定河湟甘涼道路漸次肅清農民得安耕穫倅獲中稔兩年以來尙供官軍采買然歿亡既多川原

耕種不過十之三四其旱地更無過問者臣由蘭到肅途間
屢據士民紛紛遞呈求免采買比經再三開導除畱民食及
籽種外諭其悉數出糶勿任居奇幸三郡民情樸愿又知官
軍誓滅此賊且能不擾遂得集有成數通計涼甘肅三郡訂
買市斗軍糧十六萬三千餘石按照額徵倉斗則三十餘萬
石幾敵通省常年額賦雖優議價值每市斗一石重三百餘
斤給銀四兩而民間繳納不前市價驟長每石竟至六七兩
之多據甘州府縣稟報棍徒喬良廷李太和造謠煽惑阻納
官糧以致市肆擡價居奇貧民糴食無出軍民均困臣察訪
得實立飭將喬良廷李太和杖斃并以署甘涼道蕭宗幹辦

理額預撤任查辦訪聞局員候選知縣杜輔仁甘標後營都司林長興有侵欺情事交調署甘涼道黃慶章訊實詳參自此民間交糧迺漸踴躍然以訂買糧料總數供金順張曜額爾慶額三軍食用及運糧車駄駝隻防營所需食用算至明歲六月新熟尙短糧料市斗二萬餘石見擬盡括額徵本色及各標營季糧陸續填補尙未知能否足敷且甘肅地氣高寒麥秋雖在六月而民間割麥完畢必應堆積成垛俟其橐糜枯脫始便破打上市臣此次七月十九日由蘭州啟行八月十二日始抵肅州沿途郴舍麥垛雖多而繳官上市者甚少明歲節候雖早計民間繳納新糧必俟八月陳糧尙應寬

籌兩月庶新熟之交得資接濟此籌糧甘苦實在情形也就
轉運言之自涼州至肅州共九百里又自肅州至嘉峪關至
玉門縣三百六十里玉門至安西又二百里共一千四百餘
里路多沙石用駝爲宜惟駝隻非農所蓄向來民間所蓄惟
驃馬牛驢以供農事藉應差徭所有惟木輪大車不耐負重
行遠頻年賊回擾掠牲畜極少差車無供上年成祿出閹強
拉差車數百輛甫至玉門車夫棄車逃回并驃馬亦拋置不
顧自是更無從措手臣於夏初派弁三路出口采駝三千又
偏值蒙古駝少價昂采獲尚不及一千二三百隻報到者僅
祇六百餘隻臣過甘郡時道府請重價雇用民車每運糧百

斤行百里許給銀四錢其應出差車許給銀二錢計四十餘
日之久民車差車運糧料到局尚不滿三千石幸臣前調集
各營官驃一千六百餘先後到齊起運勉資周轉而前用民
價在蘭州平涼所雇商民車駄駝隻及袁保恆在河州雇辦
車輛亦陸續搭運軍裝軍火抵甘於是轉運稍旺肅州迺有
存糧以後可不需重價雇民車然通計由涼州甘州采糧運
肅由肅駝運至安西州合計民運車駄駝隻腳價及官車官
驃官駝員弁人夫薪糧牲畜草料口袋什物局費一切攤算
每糧百斤需銀十一兩七錢內外其勞如此其費如此夫豈
此時財力所堪若非預籌撙節而動言用眾恐官軍之餉餌

不繼精臺之儲峙早空不但後時不能保此不竭之源卽目前出關之師亦且時憂飢潰此轉運艱難之實在情形也竊維自古關塞用兵在精不在多方全盛時籌甲兵卽先籌芻粟如漢趙充國古稱名將其駐軍酒泉卽今之肅州治敦煌卽今之安西治所陳兵事重屯田而罷騎兵畱步兵萬人藉省大費三奏力諍行之卒效至今言西北兵事者莫能外也乾隆間先臣兆惠苦守伊犁數月維時北路兵阻不前其深入者僅精兵數百卒能力解重圍宣威絕域約計當時北路士馬多亦不過數千然則道遠運艱不能用眾卽古今承平無事官私充足時亦無以異可知也今擬出關之金順張曜

額爾慶額所部馬步已一萬數千合之員弁丁役人夫將近
兩萬值哈密解嚴賊蹤向吐魯番一帶竄走師行二千里尙
未知能否及賊若遽擬以大軍接踵前進雖承平無事官私
充裕時猶或難之矧當禍亂十年人物彫殘財用匱絕之日
乎臣在肅時商之各軍汰疲乏冗雜弁丁以求精資遺傷殘
廢疾弁丁以省累察張曜一軍銳氣方新作爲頭起金順一
軍次之額爾慶額又次之宋慶一軍整理需時軍裝駝隻均
須增添購辦請畱俟明年秋後繼發臣并擬於所部整銳足
恃諸軍內再精選數千屆時慎擇統將率之同行如天之福
甘涼安肅明歲豐稔西師飽騰再分起層遞而前如行袵席

庶邊塞肅清可操全算計期不過稍遲數月而局勢穩矣否則師行荒徼既不能因糧於敵復不能隨地徵糧士馬苦於長征求一飽而不得正恐未及遇賊軍情先搖於局勢無益而又害之且戰陳之事最忌前突後竭行軍布陳壯士利器厚集於後則前隊得勢鋒銳有加戰勝而兵力愈增必勝之著也若全力悉注前行一洩無餘設有蹉跌無復後繼是迺危道詩言綿綿翼翼傳稱彼竭我盈蓋皆注意後路之說況出關之師所應加意者不僅哈密以西客土各回以程效不出在欲速取威不僅一戰也區區之愚所爲不能自釋者以此至關外軍事除景廉每年尙間有函牘往來餘則并未接過

隻字卽鎮迪一道名雖隸陝甘總督管轄而實則由烏魯木齊都統及各大臣就近督率公事一切由其主持數十年前即是如此臣無從過問所有哈密以西糧運事宜應由出關各軍到地自行籌畫臣固未能懸揣亦勢力所不逮也疏未入會奉

寄諭見在關內肅清隴右大兵雲集自應乘此聲威分路西征景廉駐紮古城兵力單薄金順二十營卽著剋日馳赴古城進剿以期規復烏魯木齊額爾慶額馬隊卽著令隨同金順西進張曜宋慶所部兵力較厚著卽馳往哈密駐紮會同文麟明春相機防剿穆圖善所部馬步各隊久駐涇州徒置無用之地卽著飭令該統

領等分起前赴安敦玉一帶駐紮以爲諸軍後繼該將軍見在奏請陞見著將各隊分派起程後再行來見以上各軍經朕分派後該將軍等卽行奮迅前進不得託詞耽延倘有玩泄從事朕必當按律懲辦旣不寬貸至各軍糧餉轉運事宜必須先事預籌帶兵大員其勢難於兼顧左宗棠身任兼圻責無旁貸著卽統籌各軍所需糧餉軍火等項每月若干寬爲預備陸續轉運毋令稍有錢乏如果各該軍逗留不前則罪在主將倘因糧餉不繼致誤戎機惟左宗棠是問公復奏曰竊維由肅州出嘉峪而西本漢唐師行大道關內外風氣相同非有洪濤巨浸崇山峻嶺足妨戎馬也安西玉門敦煌近雖遭白逆擾掠然使關內之糧足供裹

帶車駝駒隻足供周轉無庸仰給安西出關之師何憚不進
然徒言出關固尙非難至由安西抵哈密計程十一站千里
而遙徑由戈壁無臺站無水草沙礫縱橫人馬每多困蹠中
間僅安西城北四站馬蓮井尙可支帳小憩以備汲飲而亦
未可久畱過此又七站始抵哈密回城地暖而腴爲纏頭回
族聚居之所軍興以來音耗闊絕近被白逆股匪竄擾是否
有餘糧足供采買更無從知臣在肅與諸軍集議官軍分起
次第行走必先將甘涼采買糧料前進運存肅州又由肅州
出關運至玉門然後頭起開拔至玉門又用其私駝轉搬玉
門存糧以赴安西騰出官駝官軍轉運第一起軍糧而後第

一起繼進餘均仿照辦理比抵安西作一停頓又裹糧進哈密如此層遞銜接人畜之力方稍舒展而士氣常新可免意外之慮至由哈密前進所有糧運事宜斷非臣力所及自古至今從未有運涼甘肅之糧濟哈密以西軍食者語云千里饋糧士有飢色言其不宿飽也今涼甘肅之糧運哈密計程實近三千而所歷又皆兵燹之餘沙鹵之地其勞費顧待問哉

諭旨敕金順額爾慶額由哈密進古城與景廉會師金順等至安西州搬齊糧料必一面遣人赴哈密詢訪就近堪資采買者若干以定進止如就近有可設措自不宜轉搬安西存糧以

節勞費而張曜所部遵

旨進哈密亦可藉資其糧以進時距麥熟之期亦當不遠舊糧漸盡新糧旋升後此續進之軍方可相時而動臣所擬宋慶之軍及臣部精選之軍蓄銳待發自可不誤師期

諭旨敕穆圖善率所部進駐安敦玉爲諸軍後繼

敕臣統籌糧餉軍火等項寬爲預備陸續轉輸無令錢誤穆圖善感激奮興固不待言微臣具有天良苟有一籌可展稍惜心力撫衷何以自安顧無如時地足以限之關內之糧接購無餘非待明秋無從加采而前進各軍能否就近采買騰關外存糧以供繼進之軍又難懸擬若勉挪各軍糧料以應穆圖

善則前進之軍中途餒食大局不堪設想若不挪前進存糧以應穆圖善續至之軍一飽無時又將何策以善其後臣接到穆圖善旨時業將實在情形咨復請其將隊伍暫駐涇州平涼一帶遵

旨陞見面陳此時急赴安西於大局有損無益確實情由伏候聖慈詳示至金順張曜兩軍各有專餉無待臣籌額爾慶額所統吉林黑龍江馬隊穆圖善委解存餉三萬兩其自挑涼州滿營百騎及臣撥交桂錫楨馬隊一營臣已各發滿餉四箇月各軍所需軍火見解肅州者堪資一年之用如遇各軍餉到稍遲必應墊發者臣當相其緩急應之惟臣軍餉項奇絀如

各軍視爲公中糧臺取攜自便無論點金乏術錢誤必多且將來款目輶轉從何銷算此非由部臣派員專立一案隨時考核嚴切催提不可又以穆圖善步軍難恃復奏曰穆圖善所部吉林黑龍江馬隊千餘騎尙多驍健所部步隊多楚蜀勇士此外河狄之人卽甘肅所稱黑頭勇也臣度隴以來未見其獲勝一次河州敗歸未見其出隊一次穆圖善赴陝時又廣收游勇補額卽原奏所稱精壯間勇者也此輩霑染軍營惡習已深又何足恃若率以出關竊慮難與圖功且恐有礙大局無論冗雜之軍虛糜至艱之餉實爲可惜也此時距明年收穫之期尙遠金張額三軍外糧無可加采駝驃無可

加運固不能爲穆圖善另籌軍食卽明年收穫豐稔而所擬續進之宋慶全軍及臣部又當藉資新糧恐亦難指供穆圖善之軍區區之愚竊謂穆圖善步軍旣不足恃可否將宋慶軍及臣部屆時併交穆圖善總統前進仍帶所部馬隊駐安敦玉以爲後繼督辦轉運事宜其采運一切臣當飭屬安爲經理斷不令其掣肘穆圖善

陞見時應否

敕令將所部駐紮涇州一帶步隊概予撤遣以節糜費

書牘是年與袁筱鳴

書云弟自到肅後卽一面料量出關糧運苦心孤詣僅迺得之此次出關人馬一萬數千嘉峪以西不但無可采買且須籌賑由肅七站到安西十一站到哈密道經戈壁無水草無民人無牲畜均須由關內籌畫肅無可辦則仰甘郡轉運甘

無可辦則仰涼郡轉運層遞灌輸又一千五百里古云千里
饑糧士有飢色況兼二千餘里總歸一手乎西北一路既苦
賊寇擾掠復苦尤軍誅求力盡筋疲不問可知此時再加搜
括并民食籽種亦絕之以後又何從措手歸途婦稚號咷求
免采買殊用惻然諭旨復命春巖將軍率所部駐安西糧
運何從設措已切責復之日間須據實陳明請旨春巖久
處局外宜其不知此間艱阻將來遣親信人到肅當能詳之
弟此時不言必誤大局言之過盡又似有意推諉洵難處耳
好好局勢最怕亂著一子耿耿此中誰復知之

上如所請奏請甘肅分閭鄉試并分設學政 是年冬福建船工

將竣

沈文肅公徵書同治十二年十月會公銜奏船工將竣
謹籌善後事宜摺云竊維船政之設原約造百五十匹

馬九輪船十一隻八十四匹馬力輪船五隻嗣督臣英桂議改
第七號為二百五十五匹馬力據監督估計工料較百五十匹
馬力增一倍有奇請一號抵兩號經臣文煜等奏明在案共
應成大小輪船一十五隻除十號以上迭經奏明出洋外本
年八月弟十一號清安十二號永保試洋九月弟十三號海
鏡出洋弟十四號年內可以下水弟十五號下水亦在明春

又同治十三年閩廠輪船續行興造片云再閩廠計成輪
船十有五號除鎮海一號駐天津謂雲一號駐牛莊海鏡一
號歸招商局駕駛外祇餘十有二號辰下海防喚繁揚武飛
雲安瀾靖遠揚威伏波皆兵船也臣擬派此六號常駐澎湖
操練陳式福星一號駐臺北萬年清一號擬駐廈門濟安一
號擬駐福州以固門戶禾保琛航大雅三船本商船也見派
迎淮軍拆裝運軍火往來南北殊少曠時此閩局諸船分派
之情形也按招商局經始于同治十年在福建設船廠後
三年其時所用商船尙出於購雇也沈公葆楨會公奏善後事宜議遣學生
徒分赴英法各廠深究造船駛船之方見文肅政書是年籌善後事宜招公
以布洛斯槍礮尤精又考知其國新製水雷足破輪船亦當
遣赴學習製造備他日之用上書總理衙門言之見是年
是年七月長子孝威卒於家書牘是年與沈幼丹書云大兒
孝威久病不起竟於七月十四日化去臨危神志湛然不勝慘悼之志此見天性孝友短算齊志實非所料如何如何初周夫人病亟

孝感割臂肉和藥進營葬後省公蘭州途中疾至是湖南巡
撫列其孝行以聞得

旨旌表 作慈雲閣詩鈔序